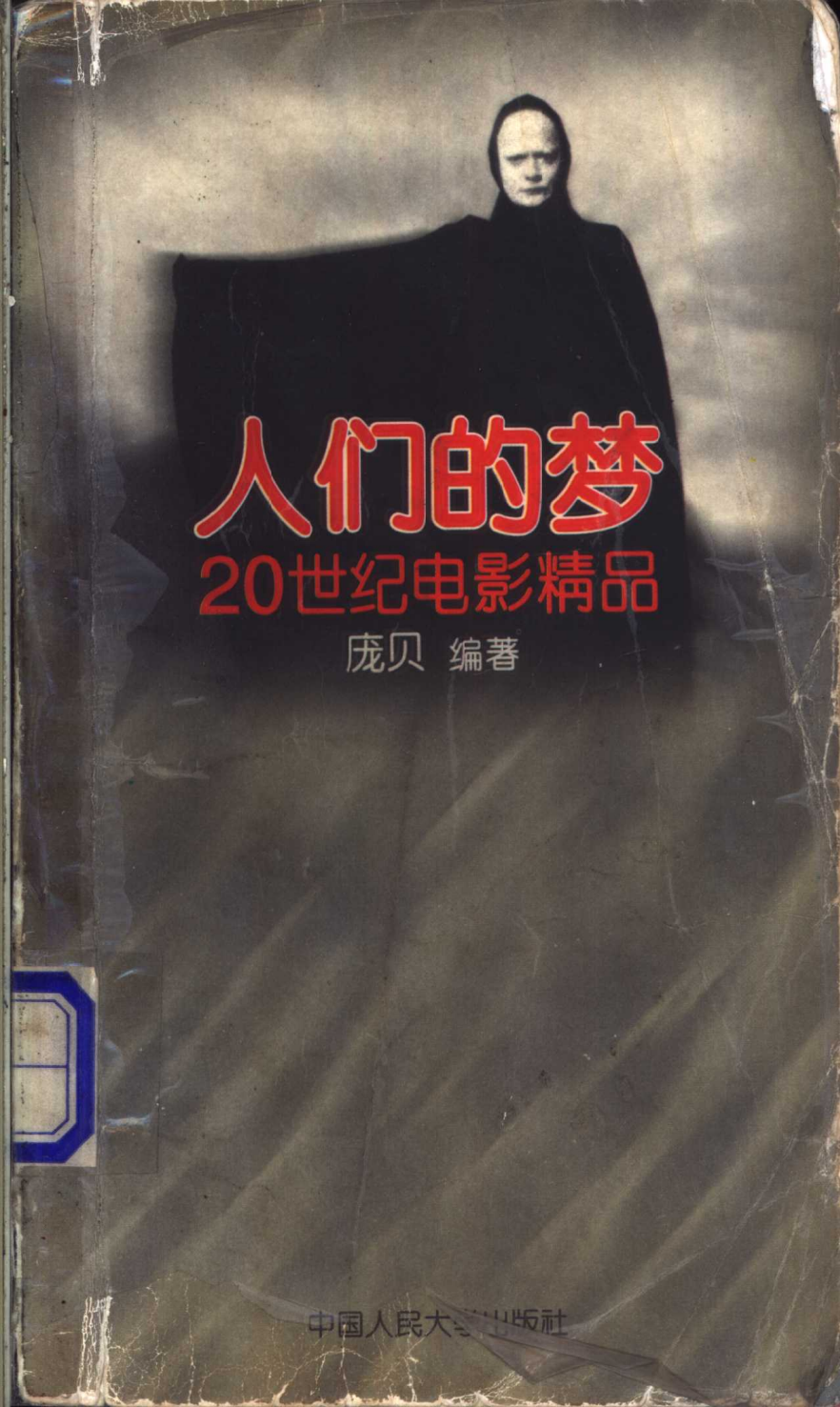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们的梦

20世纪电影精品

庞贝 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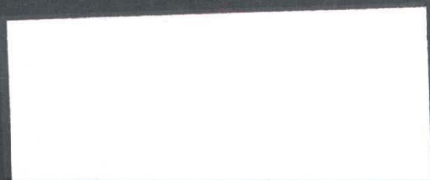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人们的梦

20世纪电影精品

庞贝 编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们的梦：20 世纪电影精品 / 庞贝编著
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5. 3

ISBN 7-300-02058-5/J · 26

I. 人…

I. 庞…

IV. 电影-故事-世界-20 世纪

N. 1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2228 号

人们的梦

——20 世纪电影精品

庞贝 编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：9.125 插页 2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66 000 册数：1-2 500

定价：12.50 元

目 录

美国往事	1
法国中尉的女人	21
俄狄浦斯	43
漂亮女人	59
索菲的选择	83
情人	95
钢琴课	107
精神病患者	115
与狼共舞	135
羔羊的沉默	161
杀无赦	181
豺狼的日子	191
幽灵	221
目击者	229
第七封印	251
世界末日	277

美 国 往 事

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

美国莱德公司 1984 年出品

编剧 赛尔乔·莱昂内 等
导演 赛尔乔·莱昂内
主演 罗伯特·德尼罗
詹姆斯·伍兹
伊丽莎白·麦克高文

很多年前你就对我说过这句话，但从那时起我的头脑就绝对是清醒的。我夺取了你的全部生活，占据了你在世界上的位置，我夺取了你的一切。我夺取了你的钱，夺走了你的姑娘。你为什么还不开枪？

—— 马克斯

这是 1933 年 11 月 3 日的夜晚。纽约。街上传来欢闹的人声，人们唱着“上帝保佑美国”这支歌，欢庆禁酒法的解除，欢庆重新得到饮酒的权利。妓女伊芙走进屋子，忽然看见床单上有几个弹孔。她掀开被子，床垫上也有一个枪弹打成的人形。伊芙惊恐万状。

几个匪徒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她的身后。匪徒向伊芙追问她的男友鲁德尔斯的下落，伊芙只说不知道。匪徒开枪将她打倒在地。

在胖子莫夫的酒楼上，三个匪徒围着莫夫猛一阵暴打。莫夫被捆在屋中的一根柱子上，他满脸是血。一匪徒说鲁德尔斯出卖了所有的朋友。一匪徒将一支手枪筒塞进莫夫嘴里，慢慢地勾动扳机。

莫夫含糊地说出了“中国剧院”这地址。

唐人街中国剧院，名为演皮影戏的地方，实际上是个鸦片馆。戴维·亚里森正躺在炕上。他是黑帮中的重要人物，平时，弟兄们都叫他的外号：鲁德尔斯（意为面条）。他接过一根烟枪猛吸几口。他拿起身旁的一张报纸，上面登着三个人的照片，标题是：“警方袭击非法贩酒者，击毙三

人。”标题下是一行大号字：“纽约，昨日，一匿名电话至联邦调查局头目处”。

鲁德尔斯放下报纸，出神地凝视着鸦片灯，恍若又一次看到了那三具尸体，泥泞中的尸体，那都是他的好兄弟。他们的尸体上挂着牌子，上面分别写着“马克斯”、“帕特里克”、“菲利浦”。而向警方打电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鲁德尔斯。这时间，躺在唐人街的鸦片馆里，他的心绪很复杂。

两个匪徒走进来，在看皮影戏的观众中寻找鲁德尔斯。鲁德尔斯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溜走了。

他来到莫夫的酒馆，打死那个看守莫夫的匪徒，莫夫的酒馆是鲁德尔斯和哥儿们聚会的地方，现在哥儿几个都死了。鲁德尔斯从衣橱里找到一串钥匙，说：“我现在有很多钱了。”

莫夫说：“对，现在它们都是你的了。”

鲁德尔斯来到纽约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，用那钥匙打开一个寄存柜，拎出一只皮箱，蹲下身子打开，他一下子惊呆了：箱子里没有钱，只有两张旧报纸。

是谁先下手为强？

鲁德尔斯买了一张去往远方的单程票。

他走向车站的一道玻璃门，门上映出他自己的影子。

玻璃门上映出一个人的面影，这是鬓发斑白的苍老的鲁德尔斯。这是1968年。35年过去了。

昨天，所有的烦恼，那么遥远

现在似乎又在眼前

哦，我相信昨天……

这旋律舒缓而忧郁，如此感伤，令人惆怅……

鲁德尔斯租车来到莫夫的酒馆。夜已经深了。莫夫的酒馆已经上了门。鲁德尔斯从电话亭里拨通了电话。

莫夫打开酒馆后门，他与鲁德尔斯相对而视。

鲁德尔斯举起当年那把钥匙，说：“我把它给你带来来了。”

鲁德尔斯拿出一封信给莫夫看，信上这样写道：“我们现在恭敬地通知您，您的朋友的坟墓已迁往新址，敬请返里顾看。”

莫夫说他也收到了这样一封信。

鲁德尔斯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原来以为是你先去 over 行李寄存处了，现在看来，是别人。”

莫夫：“可我一直以为是你拿走了那箱子里的钱。”

鲁德尔斯：“不，你想错了，箱子是空的。我整整流浪了 35 年。”

鲁德尔斯默默地望着墙上的旧照片，那是很多年前他和马克斯等四个小兄弟在一起照的。墙上还有一个中年女演员的照片，那是莫夫的妹妹黛巴拉，现在她是大明星了。

莫夫回自己房间休息了。鲁德尔斯陷入了无以排解的惆怅。他步履沉重地走进旁边的厕所。他搬来一只木箱站上去，抽掉墙上的一块砖，从洞里窥望酒店的库房。他站在那里，仿佛又听到了

那舒缓优美的布鲁斯舞曲……

这一幕情景很多年前也曾有过。

正是在这厕所里，透过墙上的砖孔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在窥望。在庫房里跳舞的少女正是黛巴拉。

练习完毕，黛巴拉关掉唱机，背转身换下裤子。

砖孔后的鲁德尔斯瞪大了眼睛。

黛巴拉早就看见他了。

这正是少男少女们青春冲动的年岁，鲁德尔斯追求黛巴拉，从家里追到街上。这是纽约犹太区的街头，总有成群结伙的小痞子在游荡。姑娘挣脱鲁德尔斯走掉了，鲁德尔斯的几个小兄弟出现了。

“巴格西给我们一个活儿！”

说干就干。只因卖报纸的没向他们交“保护费”，他们就要给他一个警告，用喷水枪喷了汽油，将那报摊一把火烧了。

鲁德尔斯和三个小兄弟在大笑。

一个醉汉在酒馆处掏出手表看时间。鲁德尔斯们正在打那怀表的主意，不料那醉汉给过路的马车带走了。

巡警挥舞着警棍将他们赶走。

他们吹着口哨，扬长而去。

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贫民区的小痞子。

鲁德尔斯家里穷，甚至都没钱交电费。这天夜里，鲁德尔斯游逛回来，就坐在厕所里看书，他看的书是他那个年代的奋斗故事：《马丁·伊登》，

那书吊在一根绳子上。这时间，17岁的洗衣姑娘佩姬走来了，她身材丰满，显得成熟而性感。鲁德尔斯轻轻地拨开了厕所门上的插销。佩姬走进来。他们无所顾忌地调情。

佩姬：“我觉得我并不喜欢你摸，你什么时候要是带块有奶油的面包给我，那你想干什么我都奉陪。”

鲁德尔斯：“明天，明天，我……”

白天。在犹太街区，那天用马车将那醉汉拉走的青年正在从车上往下搬东西。看见鲁德尔斯走来，他连忙架好手里的一台老式照相机，自己钻到黑布后边去。鲁德尔斯背转身对着他撅起屁股。那青年掏出一块怀表向鲁德尔斯炫耀，那正是醉汉的那块怀表。那青年搬着东西要走，鲁德尔斯从他身边一蹭，表就到了自己手里。鲁德尔斯正在得意，忽然表被人从后边抓走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又是那个巡警。

巡警：“你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青年：“我的，我给他的。”

巡警：“你怎么证明？你是谁？哪来的？”

青年：“我们刚从布朗克斯区搬来。”

巡警：“你为什么要给他表？”

青年：“他是我叔叔。”

巡警：“谁给你的呢？”

青年：“我爷爷。”

巡警：“叫他来。”

青年：“他死了。”

巡警：“那他用不着了，这表被征用了。”

巡警走了。

鲁德尔斯帮那青年抬着箱子向楼梯走去。青年的母亲走出来问：“马克斯，这是谁？”

马克斯：“我叔叔。”

马克斯和鲁德尔斯相视而笑。

帕特里克从胖子莫夫的酒店赊了一块奶油蛋糕，兴冲冲地跑到佩姬家。

帕特里克显然是鲁德尔斯派来的。佩姬正在洗澡。帕特里克坐在楼梯上等着。等着等着馋劲上来了，他先是试探地吃了奶油和果料，最后干脆三口两口将那蛋糕吞了。佩姬拿着衣筐出来。帕特里克支支吾吾，无言以对。佩姬拿着衣筐上了顶楼。帕特里克从窗口看到那个巡警正在顶楼阳台上，晃着警棍跟在佩姬后边。帕特里克冲着楼下大叫：“鲁德尔斯！”

在顶楼阳台上，那巡警正哼哼吱吱地把佩姬按在衣服堆上，他上身穿着制服，下身光着屁股。

马克斯悄悄地架起那老式照相机，“啪”地一声给那警察照了相。

那巡警急忙转身提起裤子，生气地冲着他们嚷。马克斯有恃无恐：“我想我该收回我的手表了。”

巡警乖乖地把表交出来，也乖乖地把佩姬让给这两个混小子。他们甚至要求警察跟他们一块干，让他睁只眼闭只眼。

星期天。犹太区的人们都去教堂做礼拜，莫夫和他父亲也去了。莫夫的妹妹黛巴拉在庫房里练跳舞。留声机放出舒缓忧郁的布鲁斯舞曲，这音乐像吸引虫子的香油，又将鲁德尔斯吸引到厕所的砖洞前了。鲁德尔斯迷恋着黛巴拉。

黛巴拉打开一本诗集坐在鲁德尔斯身边。

“我的亲爱的，他有水晶般的心灵，有金子般的头发，他永远纯洁无瑕，他的眼睛又大又亮，他的身体洁白坚硬，然而他永远不会成为我的爱人，他是一个穷光蛋，噢，多遗憾。”

鲁德尔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。黛巴拉慢慢停止了朗读，两人对视着。他们不知不觉中靠近了，忽然，他们抱在一起狂吻起来。黛巴拉猛然抬起头，她看着厕所墙上那个砖孔。

黛巴拉：“有人在那儿！”

外边响起一声口哨。鲁德尔斯一听就知道是马克斯。鲁德尔斯跑出去，在酒店旁的街边看到了马克斯。马克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们谈论起偷打字机的事，巷子尽头忽然出现了三四个比他们大得多的青年，为首的是另一条街上的流氓头子巴格西，巴格西边走边叫。鲁德尔斯和马克斯正欲跑掉，不料巷子另一头也过来了三四个青年，他们拉过一辆板车横在巷子里。

他们围上来，猛一阵拳打脚踢，二人倒在地上乱滚乱叫，口吐白沫。

巴格西：“这是我的地盘，你们不给我干就别干！”

巴格西将痰啐在马克斯脸上，带着他的人大

摇大摆地走了。

满脸是血的鲁德尔斯在莫夫家酒店的门口哀求黛巴拉开门。

黛巴拉背靠在门边的墙上流泪。

马克斯和鲁德尔斯哥几个想帮酒贩子运酒。酒在海边，过不了关卡。马克斯他们在海港附近的私酒仓库里向酒贩子们显示他们的妙计：皮球上用网兜吊着一个木箱子，木箱子下面捆着一只麻袋，麻袋里装满了盐。把这串东西扔到一个大水缸里。起先它们沉在水底，随着盐在水中溶化，皮球带着水箱浮了上来。

说干就干。他们划着船在雾气沉沉的哈得逊河上行进。

他们的船周围浮起许多大皮球，每个皮球下都吊着一箱子酒。

他们欣喜若狂。

他们就这样发财了。

他们欢快地走过码头。他们焕然一新，身上穿着呢子大衣，头上戴着礼帽，最小的多米尼克带着一顶崭新的鸭舌帽。他们来到纽约一个火车站租用行李柜的地方。付钱之后，看守人给了他们一把钥匙。

马克斯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建立一个基金，我们将每次弄到款项的一半存入这里，同意吗？”

他们都同意了。

他们蹦蹦跳跳地走着。两个警察骑着高头大马经过。他们溜到一个桥洞下，走在前面的多米

尼克忽然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巴格西。他们撒腿就跑。巴格西掏出枪在后面追上来。“呼”地一声枪响，多米尼克倒下了。鲁德尔斯把他扶到一堆箱子后面，多米尼克死在他怀里。

鲁德尔斯拔出刀子，发疯地刺杀巴格西。骑马的警察赶到了，鲁德尔斯这时已红了眼，他回身对着警察也刺了两刀。另一个警察猛地一棍，鲁德尔斯的刀掉下了。

巴格西死了。

鲁德尔斯被捕了。

监狱外的空地上，三个小弟兄站在那里，鲁德尔斯向他们挥手。胖子莫夫也跑来了。

这是1968年。老年的鲁德尔斯走向一座高大豪华的墓室，这是一座新建筑。他推开沉重的大门走进去。

墓室里并列着三只白色玉石打制的棺材。上面分别写着菲利浦、帕特里克和马克斯的名字，他们的卒年都是1933年。

鲁德尔斯伫立墓前，目光茫然。

他步履沉重地走到墓室门口，吃惊地看见墙上的铜牌上刻着自己的名字：你们的朋友，兄弟鲁德尔斯。1968年。

而更让他吃惊的是，铜牌的螺丝上还挂着一把钥匙。

鲁德尔斯取下那把钥匙。

他来到纽约火车站的物品寄存处。他把钥匙插进他们当年租用的那只铁柜。锁打开了，当年

的那只皮箱仍在里面。他打开皮箱，里边是一叠叠崭新的美钞。有一叠的包扎纸上还写着字。鲁德尔斯掏出眼镜戴上，看见上面写着：下次行动的预付款。

这一切是谁安排的？

1933年的一天。这是鲁德尔斯出狱的日子。马克斯开车来到监狱外接他。车里有马克斯准备的见面礼：一个一丝不挂的胖女人。这天夜里，马克斯将鲁德尔斯带到他开的秘密酒店里，菲力浦和帕特里克都在搂着妓女跳舞。这里的妓女都是佩姬提供的。佩姬很快活。黛巴拉也在这里，她是为鲁德尔斯而来的，她在默默地等待着他。鲁德尔斯目送黛巴拉离去。

在这秘密酒店的里间，马克斯将他的三个弟兄引见给来谈买卖的弗兰基和约翰。弗兰基说约翰是从底特律来的朋友，有事求他帮忙。约翰说他在底特律有些钻石，希望他们帮忙给弄来，说是很容易，像儿童游戏一样，因为他认识那保险公司里的一个姑娘，那姑娘把一切都告诉他了。

马克斯他们混进底特律一家保险公司。菲力浦扯断电话线。帕特里克铐起一个职员。鲁德尔斯强奸那个姑娘。马克斯打开藏钻石的铁门。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洗劫了这保险公司。

在纽约郊外的河滩上，马克斯一伙和约翰一伙碰头了，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。但马克斯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约翰几个打死了。他们开车离去，鲁德尔斯把车开得飞快。

鲁德尔斯：“你能不能事先告诉我？”

马克斯：“我没法。我跟弗兰基有合同，要干掉约翰，跟弗兰基这种人是没法讨价还价的，我没法改变你。”

鲁德尔斯对马克斯靠拢大组织不以为然，他心里不快，却把车开得飞快。

1968年的夜晚。鲁德尔斯坐在莫夫的酒馆内看电视，晚间新闻正在进行中。这一条新闻是说吉姆·列斯特先生死于一辆属于贝利部长的车内，汽车爆炸是在他离开贝利部长在长岛的住宅时发生的。列斯特先生恰巧被杀于他星期四去华盛顿委员会作证之前。该委员会被指定调查对贝利部长的指控。一个特别侦探小组也受命调查此案。这是贝利案件中第二个突然暴死的证人。而贝利部长总是蛰居在他在长岛的住宅中。舆论流传他与国际黑手党有联系，还非法利用运输工会退休基金……

电视镜头出现了另一条新闻，一大群记者拥着鬓发斑白的工会主席奥唐纳从楼梯上下来。

奥唐纳：“我拒绝任何对我们组织的谣言和诋毁，我的手过去是并永远是洁净的，我要尽力使美国劳工运动保持纯洁，清除一切污染、贪污、犯罪分子和腐败政客……”

鲁德尔斯看着电视中的工会主席陷入了回忆。

想当年，身体强壮的奥唐纳被两个打手绑在汽车库内的铁架上，他们用加汽油的龙头喷他。马

克斯和鲁德尔斯赶来救了奥唐纳，他们是政客们雇来的，奥唐纳并不领情。

记者追问警察局长艾洛把警察调进工厂镇压罢工工人的事，艾洛说是为了维持秩序。艾洛得意洋洋地声称，作为四个女孩的父亲，现在他终于生了男孩了。

马克斯他们化装成实习医生，溜进医院的婴儿保育房，将两个摇篮里的婴儿调换了。

艾洛局长发现他的儿子变成了女孩。

鲁德尔斯在秘密酒店里给艾洛局长打电话，作为归还孩子的条件，要他把那些狗从工厂撤回去。这时候，鲁德尔斯抢劫底特律保险公司时强奸过的那个姑娘来了，她叫卡萝，她是一个放荡的婊子。哥几个跟她鬼混，大家都快活，但鲁德尔斯起身离去了。

他来到皇家剧院，黛巴拉结束了夜场演出。鲁德尔斯在路边的汽车旁等她。

黛巴拉：“你等了很长时间吗？”

鲁德尔斯：“一辈子都在等。”

他们来到豪华的海边饭店，十几把小提琴齐奏着一支舒缓而忧郁的曲子。这个季节饭店不营业，这是鲁德尔斯特地为她安排的。他们在餐桌边说着爱情，他们在舞池里说着爱情，他们在沙滩上说着爱情。

这爱是纯真的，但爱并不是一切。

黛巴拉明天就要到好莱坞去了，为了她的梦想。

鲁德尔斯面色冷峻。